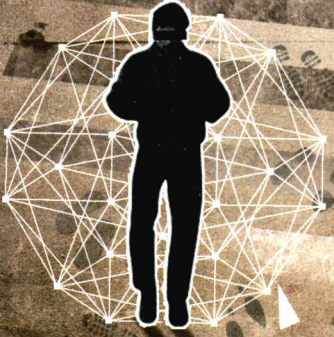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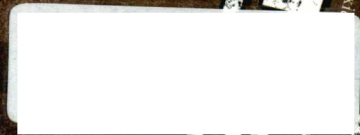


电影《控制》同名小说作者最新力作



消失的



吕旭

著

侯小强

蜘蛛、

庄秦

倾情推荐

夏安连环命案，证人离奇失踪，一时间暗潮涌动
幕后黑手究竟是谁
未知的真相永远出人意料
演绎一出因果循环的“浮世绘”

消失的证人



吕旭 著

LI XU ZHU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证人 / 吕旭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522-0

I. ①消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5772号

书 名 消失的证人
作 者 吕 旭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钱 丽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设计 刘 军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70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180千字
印 张 17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,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522-0
定 价 32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64810892-604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天桥上的杀人事件	—	001
第二章 教堂谜局	—	023
第三章 消失的证人	—	054
第四章 台风登陆	—	087
第五章 离奇失踪的青年人	—	111
第六章 抓捕的隐秘	—	136
第七章 衣服上的墨迹	—	159
第八章 恩怨情仇	—	182
第九章 丑陋交易	—	211
第十章 完美复仇	—	237
尾声	—	266

第一章 天桥上的杀人事件

XIAO
SHI
DE

ZHENG
REN

刘朝阳醒了之后，脸也没洗就直接出了家门，他不想看到刘东方的那张脸。刘东方并不是坏人，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是刘朝阳打小就不喜欢他。以前，刘东方总觉得刘朝阳不是自己亲生的，因为刘朝阳太聪明，尤其在学习方面。只是刘朝阳太偏科，他只对数学感兴趣，其他科目上课时从来都不听。刘朝阳的数学好到什么程度，刘东方没有概念，只是有一次他看到刘朝阳出了一道题羞辱了他的数学老师，那个自以为是的中年妇女，从此他就隐隐觉得，刘朝阳似乎是个天才。他姓刘的家里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才。相比之下，自己吃喝嫖赌玩的能耐，没一个遗传给刘朝阳。自从刘朝阳十二岁时一声不响地踢开姘头的房门，看到自己一丝不挂躺在床上时，刘东方就发现刘朝阳再也没有给过自己好脸。

昨天下了一整晚的雨，直到早上还淅淅沥沥地飘着雨雾。刘朝阳没有伞，就背着书包顶着一头雾水去上学了。学校在市中心，他的家则挨着城市边缘，

每天几乎都要步行着横穿半个城市去上学。这时，他已经迟到了。刘朝阳一路上都低着头，用眼角探测着周围的环境和路况，夏安的人和车都很少，他被撞到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
他嘴里念叨着听起来很复杂的验算方程，就这样径直走过了公园。那个公园很大，位于夏安宾馆前。刘朝阳穿过医院门口，穿过奥华公司那怪异符号形状的大楼，穿过夏安小学。刘朝阳在夏安中学上学，夏安中学和夏安小学原本由一道很长的天桥连在一起，下面是一条小河，岸边长满了花草。

市政府把中间地带单划了出来，预备建造一栋高达六十层的摩天双子座大楼，准备将这里打成一个一流的国际会议中心。刘东方和刘腾飞就在这个工地里干活。大楼的左半边刚建到二十层；连接夏安中学和夏安小学的那座天桥在右半边，还没有拆除，但是已经很久没人上去过了，早已落满了灰尘。经过昨晚雨水的冲刷，似乎又干净了一些。

刘朝阳低着头穿过工地围墙上的裂缝，上了天桥，嘴里还在念叨着数学公式。这些在别人听来很复杂的运算方式，刘朝阳几乎靠心算就能完成。

直到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只脚。

确切地说，是一只没有穿鞋袜的男人的脚，被雨水浸泡了很久，白灿灿的，格外发亮。

刘朝阳念叨着的嘴停了，他轻轻地抬起头，眼前是一整具光裸着的男人尸体，他的黑眼球里满是白灿灿的光。当看到那个男人的脸时，他突然被吓得晕倒了，咚的一声摔在天桥上。那张脸，被大雨浸泡之后，显得格外恐怖。

这时，夏安的早晨还很安静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工地上的人还没有忙碌起来，这声“咚”传了很远，像是闷雷一样，惊起了一群鸟雀。

电视台不厌其烦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着今年第七个台风“铁犁”已经形成的消息，它们不断地追踪报道着台风的位置、状态和变化，就像是有重要领导人要来视察一样，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做着准备。新闻里说，这次台风将会是历史上出现的最强台风，电视里不断用三维动画模拟着一辆卡车被台风瞬间刮倒的过程。

吴河四十岁出头，一直未婚。他的家装饰很简单，处处显露出这是一个单身男人的寓所。但屋子里的东西却都是两人份的，双人床，两双拖鞋，两副碗

筷。毛巾也有两条，一条蓝色，一条粉色。所有的东西都摆得整齐划一，像是用标尺比对了一样。

吴河坐在饭桌前，端着碗，目不转睛地盯着《夏安日报》，最新的头条写着他的上司，警察局局长柳权即将升迁，正在物色下一任局长人选。头版的角落里有关于吴河的报道，上面写着他凭着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，以一人之力就抓获了刚刚潜入夏安市的一窝大毒枭，还配上了他的照片。报道旁边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附上了醒目的字体：刑警队长吴河有望成为下一任警察局局长。

这原本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，但吴河脸上依然阴沉沉的。昨晚他睡得并不好，又做噩梦了，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。所以他今天很早就起床，找些琐碎的事情来做，以便整理思绪。最近正是改选会的筹备期，没有其他事情，整个早上都只有一些陈旧的新闻。若不出意外，他将接替柳权，继任夏安市警察局局长一职。吴河几乎把屋子里所有东西都重新拿起来再摆放一次，牙刷要与杯子把手形成精准的90度角，筷子上的花纹必须是对齐的，被子上连一点褶皱都不能有等等。这些无聊的事情，他可以耗上一早晨，强迫症可以让他缓解压力。

电视机里的女新闻主播再一次用“提醒”的语气播报：超强台风即将来袭，请广大群众做好准备。吴河的目光移到电视机上，那个叫“雪冰”的女主播很漂亮，是那种一笑起来就让男人欲罢不能的类型，但是他却丝毫没有兴趣。

他摆好碗筷，碗口的白色花纹与碗架也要形成标准的90度直角。

这时，电话来了。

“吴队，夏安中学旁边的天桥，有案子。”

现场已经被隔离开了，隔离带外站着满满的人群，绝大多数都是夏安中学和小学的学生。

夏安这座城市地处沿海，原本就是个浅水港口的小镇，没太大特色。可是这里却出了个大人物，能力大到可以翻云覆雨，尽管他幼年时就因为这里太清苦很早就离开了夏安，可当他富可敌国之后，又重新回到了这里，还投入大量资金让自己的故乡快速发展起来。

大人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沿海小镇，这个曾经差点被台风夷为平地的小地方突然一夜之间“长大”了。仅仅十多年，这里就

有了高楼，有了高架桥，有了游乐场，也有了大医院。这里成了一座城市，尽管她并不十分繁华。夏安的人很少，少到即使是周末，商场里也很少会出现人潮汹涌的状态。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夏安人似乎并不能完全适应。夏安的成长过程，就是纯真被物欲吞噬的过程。

大人物，也几乎成了这座城市的魂。

工地没动工之前，天桥是孩子们经常进出的场所，所以命案很快就在两所学校里传开。隔离带里面的警察在维护着秩序，他们不断地挥着手让这些孩子远离这块是非之地。但是他们忽视了好奇心的力量，孩子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里看，活脱脱像群小鸵鸟。不远处的工地已经停了工，警察局也已派人过去集合人员，逐一调查录口供。

吴河到的时候，离刘朝阳发现尸体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，现场勘验已基本完成。吴河眯着眼看着躺在地上的尸体，昨晚的大雨已经把这个人泡得完全走了形，像是泡芙的感觉。而且死者的姿势也很奇怪，根据吴河多年的办案经验，这个尸体的姿势有点不正常，整个呈“大”字形。而且这个“大”字有点太标准了，显得不那么自然，有些刻意。

“辛苦了，有什么线索？”

吴河的助手张林拿着记录本走过来，说了说基本情况：“男，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左右，死亡时间初步判断约为昨天下午六点钟左右。现场可能留有的痕迹被昨晚的大雨冲刷得一干二净，伤口在肚脐处，是被硬物插入流血过多而死。死者的姿势不太正常，初步判定是死后被人为摆放的，断定为他杀。死者没穿衣服，身份暂时还不能确定。目击者是夏安中学的学生，早上七点半左右发现的。”

吴河打量了一下周围。天桥的两端已经被围墙堵住，周围挤满了围观的人群。

“七点半，这男孩来这里干吗？”

“他说他是去上学的，要迟到了，就抄近道。天桥南边的围墙上被学生掏了一个洞，可以从那里钻进来。”

吴河看到不远处那栋已经停工的大楼，空地处聚集着一群工人，有刑警在组织录口供。他问张林：“那小孩呢？”

张林指着离尸体不远处的角落，刘朝阳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，旁边有个警官在看着。刘朝阳的目光一直盯着那具尸体，眼睛几乎都不眨一下。吴河走过

来，拿着警帽在刘朝阳面前晃了晃，才看到刘朝阳大大的黑眼珠转了下。

“早上除了看到这个尸体，还看到什么了？告诉叔叔。”

刘朝阳抬起眼皮看着吴河，像是个扫描仪一样仔细打量着吴河脸上的每一寸皮肤，吴河被这个男孩的目光盯得心里发毛。

张林不免说了一句：“哎，问你话呢。”

刘朝阳摇摇头。

看着刘朝阳呆呆的目光，张林说：“这孩子可能被吓着了，我们问了一早上了，他都不说话。”

吴河直起身，咬着嘴唇思考着什么，说：“等他缓过来再问吧。”

吴河走向那具尸体，法医在现场拍照取证。吴河站在尸体头部旁边，弯着腰伸长脖子仔细打量着这具尸体的状况，但他没发现什么痕迹，昨晚那场雨下得实在太太大，任何痕迹都会被冲刷得一干二净。

吴河用眼神询问法医的查验情况，法医轻轻地摇头。他又把目光放回尸体的姿势上。

“附近有拖拉的痕迹吗？”吴河问。

法医摇摇头，说：“至于有没有其他线索，还需要进一步解剖。”

吴河看了看天，阴沉沉的，台风快来了。“送回去解剖吧，别在这儿干耗着了。等会儿又得下雨。”

刘朝阳直愣愣地看着吴河，依然是面无表情，真的像是被吓坏了一样。

吴河看向坐在角落里死盯着自己的刘朝阳，警局专门负责心理咨询的女警官正在和他说话，但刘朝阳根本就不理她。

张林看着吴河，一脸无奈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吴河问张林。

张林说：“一直不说话，怎么问都不说，应该是被吓傻了吧。”

吴河黑着一张脸走过来，站在刘朝阳面前，直勾勾地对上了刘朝阳的眼睛：“你有话说，对不对？”

刘朝阳看着吴河的脸，轻轻地地点头。

“你也没被吓到。你认识死者？”

刘朝阳点点头。

“告诉我他是谁。”

刘朝阳只是看着吴河，不摇头，也不点头。过了会儿，吴河的脸色越来越

不好看，他不是个耐得住性子的人。人人都知道吴河是下一任警察局局长的最佳人选，而且他有强迫症，是个完美主义者，没人敢跟他对着干，必须按照他说的做，否则下场会很难看。

张林一看吴河要生气，连忙拦了下来，自己把刘朝阳拽到了一边。

张林诚恳地看着刘朝阳：“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害怕，好吗？”

刘朝阳看着张林脸上的表情，像是在思考。

吴河有点耐不住性子了，而这时候刘朝阳说话了。

“他是姜态。”

“谁？”吴河问。

“我们的体育老师，姜态。”

吴河看着刘朝阳的眼睛，眼神很坚定，没有在骗人。吴河对张林说：“赶快去姜态家看看，确认死者身份。”

张林走开了，吴河继续问刘朝阳：“你在现场还看到了什么？”

刘朝阳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
吴河等了很久继续看着刘朝阳，突然温柔地问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

刘朝阳迟疑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吴河笑着问：“那你盯着我看啥？”

刘朝阳低下了头，不再看他。

吴河和张林来到校长室，校长程青是一个五十出头，已经谢了顶的中年男人。程青身材臃肿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纪老很多，但精神头还不错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亮亮的。他看到吴河后，眼睛更亮了。吴河让张林在门口等一下，自己走进去。

吴河告诉程青：“你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姜态死了。”

程青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。

程青问：“谁杀的？”

吴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被杀？”

程青有点不以为然：“不是被杀，你能来？”

吴河没跟程青继续聊，就说要在学校查一查。程青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张林在外面看着程青，心想，这校长还真的是心宽体胖。

吴河和张林要走的时候，程青突然追出来说了一句：“昨天下午，吴晓溪

跟姜态一起出的门，我批的假。”

吴河点头示意知道了，就带着张林走了。他们先去了办公室，跟那里的老师们简单问了下情况，确认姜态确实和吴晓溪一起出去了。然后他们就去了教学楼，在楼底下带上了刘朝阳。刘朝阳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
吴河和张林带着刘朝阳去教室时，吴晓溪正在上音乐课。她一身白裙，坐在钢琴前，正优雅地弹着一首曲子，坐在后排的那些早熟的男孩子都伸长了脑袋看吴晓溪嫩白的胳膊，还有因为胳膊上下起伏，隐约能从侧面看到的粉色文胸。吴晓溪和其他老师不一样，她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。对于这些情窦初开的男生们来说，吴晓溪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成熟女性的气息，是他们的幻想对象。

班上认真听吴晓溪弹琴的人没几个，大多数都在走神。临窗的几个女生就在发呆，眼神全被操场上打篮球的高个子男生吸引。篮球场上表现最好的男生叫张青松，他并不很帅，属于那种四肢发达且憨厚老实型，但有些女孩就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。张青松带球过了好几个人，熟练地上篮，周围传出了一阵叫好声，女孩子居多，也有一个叫马双双的小男生叫得很猖狂。他和张青松是铁哥们，可是他俩的差别太大了，马双双看上去大概也就十三四岁的模样，但他其实已经十六岁了。

曲子的前奏刚结束，吴河就敲了门，向吴晓溪招手让她出来。吴晓溪突然看到吴河，一脸的诧异，还带着一丝惊慌，她顿了顿，然后走了出去。

吴河让刘朝阳先回座位，然后顺手把教室门带上。

门一关上，吴晓溪的脸色就不好看了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你是不是有个同事叫姜态？”

吴晓溪皱着眉，奇怪地问：“有啊，体育老师，怎么了？”

“昨晚他被人杀了，就在那边的天桥上。”吴河指着学校外那个隐藏在树丛里的天桥。

吴晓溪瞪大了眼，一时间不敢相信。

“你们校长说，昨天下午你俩一起出去的？”

吴晓溪呆住了。

吴河看着她愣住的表情，继续说：“昨天下午五点半，姜态说是约了你一起去扶摇咖啡店喝咖啡。你们俩一起出的校门。”

吴晓溪惊慌失措地抬头看着吴河，眼神有点慌乱：“我……我没杀他。”

“有老师证实了你们俩确实一起出去的。你们去了哪儿？”

吴晓溪有点慌张，连忙辩解：“他中午说有点事情想跟我说，但当时不肯说，只说下午到咖啡店再说。我确实跟他一起出去了，刚走出学校准备打车，他说时间还早，想走走。我们俩就顺着学校门口的路一起走了一会儿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吧，还没走到夏安广场，我突然想起有事，就回去了。”

“几点回去的？”

吴晓溪想了想说：“六点左右吧，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下雨。我……从学校后门进来的。”

“你回去，姜态没反对？”

吴晓溪摇摇头说：“他说，那就下回吧。”

吴晓溪看着吴河，耳边的一缕头发掉了下来。吴河帮她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，这让吴晓溪有些不自然。

吴河用大拇指轻轻擦了一下吴晓溪微肿的眼袋，说：“没事了，我找人看一下后门的监控就行。你看看你，多久没休息了，黑眼圈都有了。”

吴晓溪有些不适应，撩开吴河的手说：“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知道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
吴河看了吴晓溪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什么时候去我那儿，我给你做饭？”

吴晓溪低着头，似乎不愿意搭话。吴河转身下楼，吴晓溪突然问：“那个……这件事，不会牵连我吧？”

吴河看着吴晓溪，嘴角扯了一下：“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永远都不会有事的。”说完就转身走了。

吴晓溪看着吴河的身影消失在楼道里，皱着眉看着天。天雾蒙蒙的，看样子还是要下雨。下课铃声突然响了，整栋教学楼里瞬间像是炸开锅了一样，教室里突然涌出无数学生，他们像是热锅里跳动的蚂蚁，占据着教学楼的每一个角落。吴晓溪看着这些蹦蹦跳跳的孩子，脸上满是温柔的微笑。

吴晓溪回到教室，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有个男孩很调皮，从她身边“飞”了过去，把她的教材、教案撞掉了一地。她蹲下来收拾的时候，有人捡起了滚落在一旁的教材，递给了她。

是程兰，她的钢琴学生。吴晓溪在夏安教了很多年钢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有天赋的女孩。只是程兰长得不好看，脸上满满的都是青春痘，红肿的痘

痘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。有时，吴晓溪甚至看不出程兰的真正表情是什么。每次上课，程兰都沉默寡言，但她很听话，也很乖。

程兰把教材递给吴晓溪之后就要出去，吴晓溪叫住她：“今晚的课……”

“吴老师，我有点不舒服，能换个时间吗？”

程兰低着头，声音小小的，吴晓溪同意了。然后程兰就低着头走了。吴晓溪收拾完东西，目光扫到了座位上的刘朝阳，他一直在看着自己，眼神怪怪的。

吴晓溪有些不自然地走出了教室。在走廊上，她远远地看到程兰往学校大门方向一路小跑。

尸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确定为他杀，致死伤在肚脐上。死亡时间为昨天下午六点四十分左右。肚脐是人出生前唯一的生命线，连接着人体生理结构中最脆弱的部位，这里是通往人内脏核心的部分。法医初步判断凶器是一个细长的柱状物，并非刀具，很像是一支笔所致。

吴河面前摆着一排笔，各种各样，什么型号的都有，整整齐齐地沿着桌子边缘摆好，间距都一模一样。他一个一个地对比照片上的伤口痕迹，这些笔没有一个符合特征。吴河又仔细地翻看验尸报告，一页一页、一行一行地看。但除了肚脐是致死伤之外，还是没有其他线索。死者没有衣物，无法确认身份，大雨冲刷掉了身上的所有痕迹。

刑警队调取了案发现场周围所有的摄像头，但很可惜，由于双子座大楼的兴建，天桥周围的摄像头早就被拆掉了。姜态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离学校六百米的一个小卖部，小卖部老板说他买了一包烟，还有一盒榴莲巧克力。

“他不像是个喜欢吃榴莲的人。”老板哄着孩子喂奶说。

张林记着笔记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问我有没有榴莲巧克力，我说有，他嘀咕说，这么臭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。”

张林听老板这么一说，不禁有些疑惑，问：“你确定听清楚了？”

老板看着张林，有些不开心地回答：“我还没聋到那个地步。”

“然后他往哪边去了？”

老板拿着奶瓶指向门的左边。

“你没弄错？”

老板确定地说，他没弄错。

张林有些疑惑。姜态在小卖部出现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十五分，也就是刚刚和吴晓溪分开。死亡时间是六点四十分，从小卖部走到天桥，正常速度是十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姜态买完巧克力，跟凶手见面五分钟之后就被杀了。

张林看着门口的路况。姜态跟吴晓溪约的地方是往南，天桥在北面，方向相反。如果姜态和吴晓溪原本要见的人是凶手的话，那么凶手是如何到天桥上的呢？姜态到底要跟吴晓溪说什么？张林在本子上画上了大大的问号。

与此同时，吴河带着一队人对夏安中学的学生进行了排查。

学校晚上七点准时放学，案发当日不在学校的师生一共有七名。一名老师在医院做孕检，有检查报告作证；一名老师参加朋友聚会，也有人证物证证明不在案发现场。五名学生中，三名学生均有不在场的证据；而在询问初三七班的张青松和马双双的去处时，却出了岔子。

吴河原本将校长办公室作为临时问话地点，但张青松和马双双死活不愿意走进那间豪华舒适的屋子。以吴河的观察，张青松成绩不好，性格暴躁，平时肯定没少被校长骂，所以对这间屋子有抵触情绪。吴河便很随意地把两人带到了楼顶一间废旧的房间。

虽然没有戴手铐，也没有被束缚，但在这间黑漆漆的“审讯室”里气氛还是怪怪的。张青松瞪着面前的吴河，带着不满和愤懑。

吴河和张青松对视了很久，也没说话，直到张青松的眼睛酸疼，低下头揉眼睛时，吴河才开口说话。

“能说说，那天晚上的六点到七点半，你去了哪里吗？”

“有必要说吗？”

“有必要。”

“我出去撒尿你们也管？”

“管。因为你撒了一个半小时。这泡尿可以把一个人淹死了。”

张青松正是叛逆的年纪，吴河的语气太强硬，他不乐意。

“你不愿意说？还是不能说？”

张青松看了吴河一眼：“你没有办手续就把我带到这里来审讯，你守规矩了吗？”

“在这儿我就是规矩。”

张青松还是瞪着他，不愿意多说话。

“你要是想没事，就得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去哪儿了……”

吴河轻轻地敲击着桌子，安静的屋子里，这微妙的“咚咚”声配合着吴河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张青松感觉腹部的肌肉在微微颤抖，突然有种莫名的恐惧感，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。吴河已经预料到他会这样，在他眼里，十六岁的张青松即便个子再高，也只是个孩子而已。

吴河掐准时机，指节狠狠地敲击了一下桌子，这声响瞬间让张青松的心理防线溃塌了。

审讯完了张青松，吴河坐在马双双面前，看着这个低着头被吓得不敢说话的小男生。

“我打电话问过你爸爸，他说你那时候在上课，但是你不在学校，怎么解释。”

马双双抬起头看了吴河一眼，眼睛里泪汪汪地，声音有些发抖：“我没杀姜老师。”

吴河笑了一下：“我知道，你这么小的个子，不大可能。但是公事公办，你还是要告诉我你去了哪里。你不说，我就有理由怀疑你是嫌疑人，可以正当地抓你。”

马双双低着头不说话，只是轻轻地抽泣，看样子是很难说出口。

办公室外，张青松在着急地等着，旁边的刑警小关好奇地看着这个高个子男生紧张得原地打转，腿还有些颤抖。

“别紧张，又不是上刑，就是随便问问。”

张青松没答话，硬挤出个笑容来当作回答，也算是让自己放松一下。他刚才已经全盘托出了，他确实和姜态的案子无关，吴河也相信了。只是他说的这件事情很麻烦，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吴河的威逼利诱中讲出来。时间仿佛过得非常慢，其实只是过了几秒钟，他又开始原地打转了。他看上去很紧张。这个样子在小关看来，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。

门开了，马双双先出了门，他看都没看张青松一眼就直接走了，瘦小的背影很孱弱。

吴河也出来了，对小关说：“他们俩没什么问题。”

小关奇怪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吴河指着走开的马双双和眼前的张青松说：“你觉得这俩孩子能弄死一个全国拳击冠军？”

张青松不解地看着吴河，吴河也看着张青松。

吴河说：“回去吧，好好学习。”

张青松将信将疑地走了，还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吴河。吴河脸上的笑容确实写着，他是安全的。

“死者姜态，夏安中学的体育老师，二十九岁，一米八一的大高个，担任夏安中学初二年级六个班的体育课老师。他曾代表夏安市参加全国轻量级拳击比赛，拿过前三名，对外一直声称自己是冠军。他是个格斗高手，一般人肯定近不了他的身。但是现场被大雨破坏，无法确定是否有搏斗过的痕迹。死者独居，目前单身，以前谈过六次恋爱，前女友中只有两个目前住在夏安。他父亲在乡下居住，母亲五年前因事故死亡。他和父亲近一年来都没有见过面。”

小关将死者的照片贴在旁边的背板上，继续梳理案情：“死者是肚脐处受到硬物捅伤，流血过多而死，无其他外伤，死后姿势被别人动过，摆成了一个‘大’字，是不是凶手所为，有待查证。现场没有找到凶器。死者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小卖部，小卖部的老板证实他买了一包烟，还有一盒巧克力，之后朝案发现场的方向走了。时间是六点十七分。从他离开到死亡这段时间，行踪无法确定。学校人员已经排查完毕，没有问题。”

小关介绍案情时，张林一直注视着吴河。吴河正将面前成堆的资料一份一份地摆好，看上去对小关的介绍充耳不闻，他似乎更在意将这堆资料整整齐齐地排在桌子上。吴河面前还放着一份报纸，报纸歪斜着，被翻得很乱，但他却视而不见，一直在摆放那些文件，没有提问，也没有抬头。

刑警小关打开投影仪，继续介绍案情，屏幕上显示了吴晓溪的照片，白衣飘飘。

“吴晓溪，姜态的同事，父母早亡，只有一个哥哥……是……刑警队长吴河。”小关眼角瞟了一下吴河，吴河没反应。“姜态被杀前提出要 and 吴晓溪一起去咖啡店，有事情要说，但吴晓溪临时返回了学校，她说不知道姜态要和她什么。学校监控录像显示，她确实是在六点零四分的时候从后门回到了学校。目前看来，吴晓溪没有问题。”

小关在投影上播放了一段监控录像。摄像头安装在后门一棵茂密的大树上，当时正好开始下雨，风吹得树叶左右摇摆。虽然有树叶遮挡住了半个镜头，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吴晓溪跑着进了学校。

吴河摆放完资料后，又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，仔细地琢磨这堆资料是不是真的整齐了。现场没人说话，所有人又看着吴河开始摆放手里的几只笔。接着，介绍案情的人换成了张林。

张林在白板上写了些字，向大家讲解道：“死者姜态的家里井然有序，没有出现被偷抢的痕迹。经检验，家里发现有其他三个人的毛发，其中两位是死者的同事，另一人未知。目前的状况是，死者在和吴晓溪分开的这几十分钟之内被杀，没有目击者，发现尸体的男孩也证实了没有问题。”

张林见吴河没有发话，继续说：“一个一米八的男人一丝不挂地死在天桥上，已经证实他没有裸奔的怪癖，那他的衣服哪里去了？我觉得衣服上会有线索，很重要的线索。死者生前买过榴莲巧克力和一包烟，可他不爱吃榴莲，所以巧克力是送人用，但是现场并没有发现烟和巧克力，也没有明显打斗过的痕迹。可以猜测，姜态见到的最后一个人，应该就是他认识的人，而且应该是个女人。可以从这条线索上下手，排查所有和姜态有关的人际网。”

吴河终于把目光投向张林，在张林介绍完后问：“扶摇咖啡店那边呢？”

小关回答：“扶摇咖啡店在城南，离夏安中学有二十分钟的车程。老板是王晓雨，二十八岁，和吴晓溪是大学同学，也是闺蜜。已经和王晓雨联系过了，她说那天接到了预订电话，但是却没人来。”

小关说完后看向张林，这个女人曾经抛弃了张林，但是张林却一脸的若无其事，那表情意思是，跟自己无关。

听完汇报后，吴河布置任务：“一队负责去案发现场周边排查，重点是找到衣物等证据。二队去调查姜态所有关系人的背景。我去市局汇报情况。这件事影响比较大，马上就是全市的改选大会了，这个节骨眼上发生凶杀案，而且还在政府主抓的工程项目现场，市局领导都很重视，各位取消休假，全力破案。”

所有人都收拾东西走出会议室，张林看到身边的报纸，上面的新闻“新任外调警察局局长即将上任”，标题外被人用笔涂了一个方框，一看就是吴河的强迫症干的。张林看着报纸上柳权跟即将上任的新局长的合影，隐隐觉得会有事情发生。

刑警队对和死者有关系的女性进行了排查。姜态的女性人际网比较单一，通过家里的毛发比对，焦点落在了一个名叫丽红的应召女郎身上，就是姜态家里出现的第三个未知人物。